

中国
传统
文化
精华

徐霞客游记

下

游黃山日記

譯注

初二日自白岳下山十裏循麓而抵南溪
橋渡大溪循別溪依山北行十裏兩山峭逼如
溪爲之束越鷗上平疇頗廣二十裏猪由小路
登虎嶺路甚峻十裏至嶺五裏越其麓北望黃
山諸峰片片可
漲無梁木
辟地劈開
這一片浪
初三
隨樵者越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传统文化精华

徐霞客游记

譯註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传统文化精华·徐霞客游记 / 唐忠民主编.

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3.7

ISBN 7-5387-1782-X

I. 中… II. 徐… III. 徐霞客游记-全集 IV. Z121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6498 号

《中国传统文化精华》· 徐霞客游记

主 编: 唐忠民

责任编辑: 邓淑杰

责任校对: 邓淑杰

装帧设计: 于克广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刷: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10 000 千字

印 张: 300

版 次: 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5 000

书 号: ISBN 7-5387-1782-X/I · 1686

定 价: 416.00 元(全 15 种) ¥: 32.00 (上下)

乃得大道，直东向行，询之途人，曰：“去城尚十里。”返顾日色尚高，乃缓步而东，其道甚坦。五里，渐陟陂陀路，两旁又多智井坠穴，与太平一辙。于是闻水声淙淙，则石壑或断或连，水走其底，人越其上，或架石为桥，俯瞰底水，所坠不一道，而皆不甚巨。盖小观之水出洞为溪，散衍诸畦洫中，此其余沥，穿地峡而北，泄于龙江者也。又东二里，逾岗而下，复得石壑，或断或连，水散溜其下，与前桥同。此乃彭岭桥之水，自九龙来，亦散衍畦洫，故余沥穿峡而北，泄者亦无几也。又东一里半，有庵峙路北，为西道。堂前有塘，甚深衍，龙溪细流从东来注而西北，不见其所泄。又东一里，为西门街口，乃南越龙溪，循溪南东行，过山谷祠之后，又半里而抵香山寺，已昏黑矣。问冯使，犹未归也。暑甚，亟浴于盆而卧。

初三日 余憩足寺中。郡人社会寺前，郡守始出行香。余倚北檐作达陆参戎书。有一人伺其旁，求观焉，乃冯使之妻弟陈君仲也。名瑛，庠彦。言：“此书达陆君，冯当获罪，求缓之。余当作书往促。”并携余书去，曰：“明日当来代请。”已而又二人至：一曰谢还拙，一曰陈斗南。谢以贡作教将乐而归；陈以廩而被黜，复从事武科者也。二君见余篋中有文、项诸公手书，欲求归一录，余漫付之去。既暮，有河池所诸生杜、曾二君来宿寺中，为余言：“谢乃腐儒，而陈即君仲之叔，俗号‘水晶’。言其外好看而内无实也。”

初四日 余晨起，欲往觅陈、谢，比出寺东，而陈、谢至，余同返寺中，坐谈久之。又求观黄石斋诗帖。久之去，余随其后往拜，陈乃返诸公手书。观其堂额，始知其祖名陈学夔，乃嘉靖末年进士，曾任常镇兵使者，莅吾邑，有爱女卒于任。葬西门外，为之题碑其上曰：“此兵使者陈学夔爱女之墓。吾去之后，不知将夷而去之乎？抑将怜而存之乎？是在常之人已。”过谢君之堂，谢君方留酌，而随行者竟觅至，请还，曰：“有陈相公移酒在寺，相候甚久。”余以谢意不可却，少留饮而后行。比还寺，复领陈君仲之酌。陈出文请正，在此中亦铮铮者。为余言：“其邻有杨君者，名姿胜。亦庠生，乃独山烂土司之族，将往其地，君可一拜之，俟之同行，不惟此路无虞，而前出黔境亦有导

夫,此为最便。”余领之。

初五日 晨起,余往叩陈君。有韦老者,廩将贡矣。向以四等俸兹补试郡中,郡守以其文不堪,复再三令改作。因强余力捉刀,余辞再三,不能已,乃为之作二文。一曰:《吾何执?》一曰:《禄足以代其耕也》。既饭,以稿畀韦,而往叩于陈,陈已他出矣。乃返宿于寺。

初六日 以一书畀吴守备,得其马票。韦亦为余索夫票于戚挥使。以为马与夫可必得,及索之,仍无应者。是日斋戒而占,惟思恩可行,而南丹不吉。其杨生之同行,亦似虚而不实。

初七日 索夫马仍不得。杨姿胜来顾,乃阿迷州杨绳武之族也。言其往黔尚迟,而此中站骑甚难,须买马可行。余占之,颇吉。已而冯使以一金来赆,侑以蔬酒,受之。既午,大雨倾盆,欲往杨处看骑,不果行。下午雨止,余作一束,托陈君仲代观杨骑。是日为谷雨,占验者以甘霖为上兆,不识吾乡亦有之否也。

初九日 零雨浓云,犹未全霁。营中以折马钱至,不及顾骑者十之二。此间人之刁顽,实粤西所独见也。欲行,陈君仲未至,姑待之。抵午不至,竟不成行。下午,自往其家,复他出。余作书其案头作别,遂反寓,决为明日步行计。

自二月十七日至庆远,三月初十起程,共二十三日。

庆远郡城在龙江之南。龙江西自怀远镇,北凭空山,透石穴而出,其源从贵州都匀而下。循北界石山而东,其流少杀于罗木渡,而两岸森石嶙峋过之。江北石峰耸立:中为会仙,东为青鸟,西为宜山,会仙高耸,宜山卑小。又西为天门拜相山,即冯京祖墓。皆凭临江北,中复开坞,北趋天河县名。者也。江南即城。城南五里,有石山一支,自西而东,若屏之立,中为龙隐洞山,东为屏山,西为大号山,又西为九龙山,皆蜿蜒郡南,为来脉者也。

郡城之脉,西南自多灵山发轫,多灵西南为都泥,东北为龙江,二江中夹之脊也。东北走六十里,分支而尽于郡城。将抵城五里外,先列为九龙山,又东北为大号山,又北结为土山,曰料高山,则郡之案也。又北遂为郡城,而龙江截其北焉。

多灵山脉，直东走为草塘堡南之上脊，东起为石壁山，又东而直走为柳州江南岸诸山，又东南而尽于武宣之下柳江、都泥交会处。

龙江，郡之经流也。其东北有小江，南入于龙，其源发于天河县北界；其东南则五碧桥诸流北入于龙，其源发于多灵山东境，皆郡城下流也。郡城西南又有小水南自料高山北来，抵墨池西流，是为龙溪。又西九龙潭之水，自九龙山北流，与之合而西北入龙江，此郡城之上流也。

西竺寺在城西门外；殿甚宏壮，为粤西所仅见，然寥落亦甚。其南为香山寺，寺前平地，涌石环立，为门为峡，为峰为嶂，甚微而幻，若位置于英石盘中者。且小峰之上，每有巨树箕踞，其根笼络，与石为一，千盘曲下履，极似苏阇盆玩。寺西有池，中亦有石，前有龙溪西流。宋署守张自明因文节遗风，捐数十万钱建祠及龙溪书院。今规模已废，而碑图犹存祠中。其东北即西竺寺也。

城内外俱茅舍，居民亦凋敝之甚，乃粤西府郡之最疲者。或思恩亦然。闻昔盛时，江北居民濒江瞰流亦不下数千家，自戊午饥荒，蛮贼交出，遂鞠为草莽，二十年未得生聚，真可哀也。

绕城之胜有三：曰北山，则会仙也；曰南山，则龙隐也；曰西山，则九龙也。

龙隐岩在郡城南五里，石峰东隅回环北转处也。前有三门，俱西向，后通山背亦有三门，俱东南向。其中上下层叠，纵横连络，无不贯通。今将中道交加处，以巨石窒其穴，洞遂分而为二：盖北偏一门，最高敞，前有佛字，僧净庵栖之；南偏二门，在山腋间，最南者，前多宋刻，张丹霞诸诗俱在焉。其中门已无路。余先从南门入，北透暗穴，反从上层下瞰得之，而无从下。仍出南门，扳搜至其处再携炬入，遂尽其奥里。

北门西向高穹，前列佛字三楹。洞高不碍其朗，内置金仙像，两旁镌刻，皆近代笔，无宋人者。数丈后稍隘，而偏于南畔，遂黑暗矣。秉炬直东入，又数丈，有岐在南崖之上。扳木梯而登，南向入穴，有一洼下陷如井，横木板于上以渡。又南则西壁下有纹一缕，缘崖根而

卧，鳞脊蜿蜒，与崖根不即不离，此即所称龙之“隐”者。外碑有记，谓其龙有昂首奋爪之形，则未之睹矣。又南数丈，逾一隘，遂俯石级下坠，则下层穴道亦南北成隙。南透则与中门内穴通，不知何人以巨石室而塞之。北透过二隘，仰其上，侧横板上渡外也。再北，窅隘而穷，遂从横板之窍扳空而上。盖上瞰则空悬无底，而下跻则扳跃可升也。仍北下木梯，复东向直入，又逾一隘，有岐复南去。从之，渐见前窍有光烨烨，则已透山而得后门矣。又数丈，抵后门，其门东南向。下瞰平畴，山麓有溪一支，环而北透其腋，即五碧之东流之分而北者。其前复有石山一支，环绕为坞，成洞天焉。仍北返分岐处，复东向直入，又数丈，则巨石中踞；由其北隙侧身挨入，有智井凭空下陷，大三四丈，深亦如之。乃悬梯投炬，令一人垂索而下，两人从上援索以攀梯。其人既下，余亦随之。又东南入一窍，中复有穴，下坠隘甚深，一飞鼠惊窜上。从其西南扳崖而上，崖内复有智井空陷，烛之不见其底。循其上西南入穴，遂无可通处。乃仍下，从悬梯扳索而上，依故道，直西而出前门。

南门在北洞南二百余步山腋间，俗谓之双门洞。洞前宋刻颇多，而方信孺所题一洞，中分路口三者，亦在焉。其诗载《一统志》。其上又有张自明《丹霞绝句》曰：“玉玲珑外玉崔嵬，似与三生识面来。自有此山才‘才’字余谓作‘谁’字妙。有此，游人到此合徘徊。”此《志》所未载也。其左右又有平蛮诸碑，皆宋人年月。由门东向入，辄横裂而分南北，若“丁”字形：南向忽明透山腹，数丈而出后门，此亦后门之最南者也；北向内分两歧，直北遥望有光，若明若暗；东北悬崖而上，累碎石垣横截之。乃先从直北透腋平入，其下有深窞，循其上若践栈道焉。数丈，北抵透明处，则有门西辟在五丈之下，而此则北门之上层也；其前列柱垂楞，飞崖下悬，与下洞若隔。从隙间俯窥下洞，洞底平直，从履下深入，洞前明敞，恍然一堂皇焉。上层逾隘北转，昏黑不能入。乃从故道南还，复出南门，索炬于北岩，复入北至分岐处，乃东北逾石垣而下，其内宽宏窈窕，上高下平；数转约二十丈而透出东门，则后门之中也。其前犹垒石为门，置灶积薪，乃土人之樵而食息者。

崖旁有遗粟，则戊午避盗者之所藏。门内五丈，有歧东南去，转而西南，共十余丈而穷。

中门在南门北数十步，与南门只隔一崖，上下悬绝，丛箐密翳，须下而复上。搜剔久之，乃得其门。亟觅炬索火于北岩，由门东入，其后壁之上，即南来之上层也。从其下入峡，峡穷，扳而上，其南即上层北转处，向所瞰昏黑不能下者也，而援侧阪可通焉。其东直进又五六丈，有穴穿而下，以大石窒而塞之，即北洞交通之会，而为人所中断者也。大抵北洞后通之门一，南洞后通之门二，而中洞则南通南洞之上层，北通北洞之奥窟。是山东、西、南三面，无不贯彻，惟北山不通，而顶有蚺蛇洞，另辟一境云。

蚺蛇洞在龙隐山北绝顶。由山麓遂其东北一里，溪水从两山峡中破壁西北来，水石交和，漱空倒影，曳翠成声，自成一壑，幽趣窈然。渡水，共一里，南向扳崖而上，两崖如削瓜倒垂，中凹若剝，突石累累。缘之上跻，两旁佳木丛藤，蒙密摇飏，时度馨飏。上一里，则洞门穹然北向，正与郡城相对；前有土山当其中，障溪西北去，而环麓成坞者也。门之中，石柱玲珑缀叠，前浮为台，其东辟洞空朗，多外透之窠。东崖既穷，转窍南入，如昏黑须炬，入数丈，无复旁窍，乃出。仰眺东崖之上，复有重龕。扳崖上跻，则外龕甚大，内龕又重缀其上。坐内龕，前对外龕之北，有窠一圆恰当其中，若明镜之照焉。此洞极幽极爽，可憩可栖，惜无滴沥，奈艰于远汲何！

卢僧洞在龙隐北洞之旁，去北数十步即是。其门亦四向而甚隘。今有葬穴于中者，可笑也。既入，中辟一室，从东北扳隙上，又得一小室，其东北奥上悬垂盖，下耸圆笋，若人之首，即指以为卢僧者也。昔盱江张自民候选都门，遇一僧曰：“君当得宜州，至时幸毋相忘。”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以数测之。”问：“居何处？”曰：“南山。”因以香一枝畀之，曰：“依此香觅找即知所在。”后果得宜，抵南山访之，皆曰：“僧已久去，不知所向矣。”张乃出香爇之，其烟直入此洞，随之入，遂与卢遇。余以为所遇者，即此石之似僧者耳。或又谓：“卢僧自洞出迎，饮以茶。茶中有鼻注，张不能饮。侍者饮之，辄飞腾去。张遂愤而死。

忽有风吹其棺，葬九龙洞石间。其棺数十年前犹露一角，今则石合而周之矣。”其说甚怪，不足信也。按张自明以辞曹掇宜州事，号丹霞，曾建黄文节祠、龙溪书院，兴学右文，惠政于民甚厚。今书院图碑刻犹存，而《统志》不载，可谓失人。至土人盛称其怪诞，又不免诬贤矣。

九龙潭在郡城西南五里平岗之上。有潭一泓，深窅无底，而汇水常溢，北流成溪。九龙洞石山在其南，张自明祷雨有应，请封典焉。石山之北，有岩北向，前有石屏，其中若树塞门。由西隙入，其内辟为巨石，而不甚高。后复有石柱一围，当洞之中。前立穹碑曰：“郡守张自明墓。”此嘉靖间郡守所立。此实石也，何以墓为？从墓东隙秉炬南入，又南则狭隘，止容一人，愈下愈卑，不容入矣。仍出洞门，有一碑卧其前，中篆“紫华丹台”四大字，甚古。两旁题诗一绝，左行曰：“百尺长兮手独提，金乌玉兔两东西。”右行止存一句曰：“成言一了闲游戏”，及下句一“赤”字，以下则碑碎无可觅矣。其字乃行草，而极其遒活之妙，必宋人笔，惜其碑已碎，并失题者姓名，为可惜。岩之西下又有一峡门，南入甚深而隘，秉炬入，十余丈而止。底多丸石如丹，第其色黄，不若向武者莹白耳。东下又有一覆壁，横拓甚广而平。倚杖北眺，当与羲皇不远。去岩东北四里，石阵排列，自西而东如插屏，直至于香山寺前，俗称为“铁索系孤舟云”云。余览罢，即从北行，东渡龙潭北流之涧，东北三里而抵香山寺。寺僧言：“九龙洞甚深，须易数炬，此洞犹丹霞墓，非九龙岩也。”

会仙山在龙江之北，南面正临郡城。渡江半里，即抵其麓。其山盘崖峻叠，东、西、南三面俱无可上，惟北面山腋间可拾级而登。路从西麓北向行，抵山西北隅，乃东向上跻。第一层，岐而南为百子岩；第二层，岐而南为雪花洞，岐而北为百丈深井岩；直东上岭脊，转而南为绝顶。此皆西北面之胜也。从东麓北向上，直抵绝壁之下，最东北隅者，为丹流阁；又循崖而西，为东观；又西为白龙洞；又西为中观；又西为西观。此皆东南面之胜也。东南之胜在绝壁下，而中观当正南之中；西北之胜在绝顶上，而玄帝殿踞正南之极，而直北之深井，则上自山巅，下彻山底，中辟奥穴，独当一面焉。

百子宕在会仙西崖之半，其门西向。由下门入三丈余，梯空而上，上复叠为洞，若楼阁然，前门复出下门之上。洞虽不深崇，而辟为两重，自觉灵幻。内置送子大士，故名。是山石色皆青黝，而洞石独赭。南又一洞，与上层并列，已青石矣。

雪花洞在会仙山西崖，乃百子之上，而绝顶之侧也。其洞西北向，前有庵，奉观音大士。侧叠石为台，置室其上，则释子所栖也。由大士龕后秉炬入，门颇不宏，渐入渐崇拓，有石柱石门，宛转数曲，复渐狭，其下石始崎嵌，非复平底矣。越一小潭，其内南转而路遂穷。洞在最高处，而能窈窕深入，石柱之端，垂水滴沥不绝，僧以器承之，足以供众，不烦远仍，故此处独有僧栖。余酌水饮之，甘冽不减惠泉也。夜宿洞侧台上，三面陡临绝壑，党灏气上通帝座。

绝顶中悬霄汉，江流如带横于下。郡城如棋局布，其前东界则青鸟山，西界则天门拜相山，俱自北而南，分拥左右，张若两翼。而宜山则近在西腋，以其卑小宜众，则此山之岩岩压众可知矣。峰顶有玄帝殿，颇巨，而无居者。殿后有片石凌空，若鼓翼张喙者然。按张自明《龙溪书院图》，绝顶有齐云亭，即此。

深井在绝顶之北，与雪花洞平列。路由二天门东北行，忽从山顶中陷而下，周回大数十丈，深且百丈。四面俱崿削下嵌，密树拥垂，古藤虬结，下瞰不见其底，独南面石崖自山巅直剖而下，下有洞，其门北向，高穹上及崖半，其内下平中远，反可斜瞩。盖洞上崖削无片隙，树莫能缘也。崖之西北，峰头有石横突窟中，踞其上，正与洞门对；旁又有平石一方如砥，是曰棋枰石。言仙自洞下出，升峰头而弈也。余晚停杖雪花洞，有书生鲍姓者，引至横突石上，俯瞰旁瞩，心目俱动。忽幽风度隙，兰气袭人，奚啻两翅欲飞，更觉通体换骨矣。安得百丈青丝悬轡轳而垂之下也！僧言其洞直通山南，穿江底而出南山。通山南之说有之；若云穿江别度，则臆说也。

中观在会仙山南崖之下。缘石坡而上，至此则轰崖削立，前三清殿已圯，上有玄帝像，倚崖缀室而奉之。像后即洞门，南向。篝灯而入，历一室，辄后崖前起，攀而上，复得龕一圆，可以跌座，不甚深。

其东崖上大书有“四遇亭”三字。循崖而东，三百步得百龙岩。

白龙洞在中观之东危崖下，洞南向。入门即西行，秉炬，渐转西北，其底平坦，愈入愈崇宏；二十丈之内，有石柱中悬，长撑洞顶，极为伟丽。其内有歧东上，而西北仍平，入已，愈开拓，中有白石一圆，高三尺，尖圆平整，极似罗筑而成者，其为仙冢无疑。冢后有巨石中亘，四旁愈扩。穿隙而入，其内石柱更多。北入数丈，过一隘，又数丈，石壁忽涌起，如莲下垂，而下无旁窦可入。望其上复窅然深黑，然离地三四丈，无级以登。乃从故道出，仍过白石冢，至东上之歧，扳跻而上。其石高下成级，入数丈，石柱夹而成门。逾门脊东下，其处深而扩，底平而多碎石漫其中。渐转而北，恐火炬不给，乃返步，由故道出。余游是洞，以云卧阁僧为导，取刍洞口，未及束炬，故初入至白石冢而出。再取刍入，至石壁高悬，无级以登而出。三取刍入，从东歧逾隘，下深底，将北转而出。三出皆以散草易爇，不能持久也。洞口有刘棻诗一绝，甚佳，上刻“白龙洞”三大字。

东观在白龙洞东北二百余步，前三茅真人殿，殿后穹岩覆空，其门南向，中如堂皇，亦置金仙像。东、西俱有奥室；东奥下而宵黑；西奥上而通明。岩前大书“云深”二字，国初彭挥使笔也。殿西有洞高穹，其门东向。门之南偏，有石笋高二丈余，镌为立佛，东向洞外。门之北偏有石屏，高三丈余，镌为坐佛，西向洞中。其洞崇峻崢峒，西入数丈，忽下坠深坑，上嵌危石，洞转北，入益深益宏。盖下陷之坑，透石北转于下，上穹之洞，凌石北转于上，中皆欹嵌之石，横跨侧偃，架则为梁，空则为渊，彼此间阻，不能逾涉，故无深入之路，第一望杳黑而已。是洞有题崖者，亦曰“白龙”，又曰“白龙双洞”。乃知洞原有二，前之所入乃西洞，此乃东洞也。西洞路平可行，此洞石嵌，无容着足，其深远皆不可测。洞门题刻颇多，然无宋人笔，最多者皆永乐间题，有永乐四年庐陵郭子卢金宪《小记》云：“此乃陆仙翁休服修炼处，石床、丹灶、仙桃、玉井犹存。”按《百粤风土志》：“仙翁又名禹臣，唐人。”岂名与字不同耶？洞两旁龛窦甚多，皆昔人趺坐之所。殿东有小室，亦俱就圯。

丹流阁在东观东北二百余步，其上危崖，至此又一折矣。崖前有小阁两重，皆就圯。后阁中置文昌司命像。阁西有洞，西入，其门东向，甚高。门之内，有石夹耸成关，架小庐其上，亦甚幽爽，皆昔人栖真之处也。由洞内西入数十丈，渐隘而北转，路亦渐黑，似无深入处，遂不及篝灯。阁北上崖裂折，下岭倒坠，北路遂尽，此中观东北之胜也。此处庐阁处处可栖，今俱凋敝，无一人居，以艰于水也。诸洞惟雪花有滴沥。

西观在中观西三百余步危崖之上，上下皆石壁悬亘；后有洞，亦南向。余至中观，仰眺不见，遂折而东行，既下山麓，始回睇见之，不及复往矣。此中观西崖之胜也。闻会仙山西南层崖上，又有仙姑岩，由西南山麓扳跻上，当在西观上层，雪花、百子岩南崖，无正道也。

宜山在会仙山之西，龙江之北。其东又有小石一支并起，曰小宜山。二山孤县众峰之间。按《志》以其小而卑，宜如众，故名。旧宜山县在江南岸西竺寺西，正与此山相对。或又称古宜山县在江北，岂即在此山下耶？县今为附郭矣。

多灵山最高耸。其上四时皆春，瑶花仙果，不绝于村。登其巅，四望无与障者。其山在郡城西南九十里永顺司邓宗胜之境，乃龙江西南，都泥江东北，二江中分之脊也。其来脉当自南丹分枝南下，结为此山，东行至青塘之南，过脊为石壁堡山；又东走而环于柳江之南，为穿山驿诸山，而东尽于武宣之西南境，柳、都二江交会之间。

卧云阁在龙江北半里，周氏之别墅也。周氏兄弟五人俱发隳，有五桂坊匾。营园于此，名金谷。今已残落，寂无一人。惟阁三楹，犹整洁，前后以树掩映可爱。主人已舍为玉皇阁，而中未有像，适一老僧自雪花来守此，余同徜徉于中。其西南临江，又有观音阁，颇胜而有主者。余不及登。

初十日晨起，饭于香山寺。云气勃勃未已，遂别慧庵行。西取南丹道去。随龙溪半里，逾其北，即西门外街之尽处也。又半里，见又一溪反自西来，乃九龙之流，散诸田壑，北经西道堂之前，东折而来。龙溪又西流而合两水，合于西街尽处，即从路下北入石穴而注于

江。又半里，过西道堂，又西五里过前小观，还所过石桥架于石壑间者，其水乃小观所出之支也。过桥，西南有歧，即前小观所来大路，从桥西直行，乃怀远大道也。直西行又三里，望见西北江流从北山下一曲，盖自郡西来，皆循江南岸行，而江深不可见，至是一曲，始得而见之。江北岸之山，自宜山之西连峰至此，突而西尽，曰鸡鸣山。其西之连峰，又从鸡鸣后环而去者也。忆前从小观来，误涉水畦；既得大道后，即涉一石壑，有石架壑上，其下流水潺潺，深不可断。又东二里，复过一石壑，其架石亦如之。今所过止东壑石桥一所，其西壑者，路已出其北，桥应在其南，但桥下北注之水，不知竟从何出，岂亦入穴而不可睹耶？向疑二桥之水，一为小观，一为九龙，以今观之，当俱为小观，非九龙也。于是两界石山俱渐转西北，从中坞行。又十里，有山中峙于两界之间，曰独山。峭削孤耸，亦独秀之流也。独山南有村数十家，在南山下，曰中火铺。又西北一里逾土岗，复望见西北大江一曲，自西而东。又西北一里，直逼南界石山而行。路北则土阜高下。江北复石峰蜿蜒，路濒南峰，江濒北峰，而土山盘界其间，复不见江焉。是时山雨大至，如倾盆倒峡，溪流之北入江者，声不绝也。又五里，两界之中，又起石峰一支，路遂界其北，江遂界其南。雨虽渐止，而泥滑不堪着足，行甚蹇也。又三里，转南界石嘴，有泉一泓，独止石窞间，甚澄碧。其西有岩北向，前有大石屏门而峙。洞深五丈，中高外阔，后壁如莲花，叶蕊层层相叠，而缀隙扁狭，可窥而不可入焉。又西北二里，南山后逊外攒，中开一宕，北向数家倚之，曰大峒堡。入而炊于栏，问：“洞何在？”曰：“在南山之背。从堡后南入峡，尚三四里而至，一曰大洞，二曰天门洞。有楚氓开垦其内焉。”盖自堡北望之，则南峰回环如玦，入至堡后，又如莲瓣自裂，可披而入也。过大洞堡，升降陂陀，又十里，逾土山而下，则江流自南而北，横天埏焉。其西崖即为怀远镇。时随夫挑担不胜重，匍匐不前，待之久，而后渡。江阔半于庆远，乃怀远镇之南江也。其江自荔波来，至河池州东境为金城江，又南至东江合思恩县西来水，南抵永顺北境，入山穴中，暗伏屈曲数里，而东出于永泰里，又东北至中里，经屏风而东，黄村、都田

之水入焉。又东北过此,又北而东五里,则北江自西北来合,为龙江焉。前谓自屏风山入穴者,讹也。屏风未尝流穴中,入穴处在永顺司、永泰里之间。土人亦放巨板浮穴中下。由是观之,永顺司有三大流焉,此为北支;而司北五里者,又为都泥北支,司南与思恩府九司隔界者,为都泥南支,八峒石壁之水,入金城下流可知。怀远镇在江之西岸,其北尚有北江,自思恩县北总州来,与南江合于怀远之下流。舟溯南江至怀远而止。其上则滩高水浅,不能上上矣。北江通小舟,三四日至总州。是晚,宿怀远镇之保正家,而送夫之取于堡中者,尚在其西土山上。盖是处民供府县,而军送武差。

十一日,晨起,保正以二夫送至安远堡换兵夫,久之后行。于是石山遥列,或断或续,中俱土山盘错矣。西北五里,上土山,转而北,已乃复西北升降坡陇。每有小水,皆北流,共二十里,过中火铺,又西北三里,为谢表堡。其堡当土山夹中,一阜孤悬,惟前面可上,后乃汇水山谷,浸麓为塘。东西两腋,亦水环之。堡在山上,数家而已。候夫久而行。又北逾一岭,五里,有数十家在东山下,曰旧军。时已过午,貰酒一壶,酌于路隅石上。石间有小水乱其南,一穴伏石窟下,喷流而出,独清冽殊甚。又西北坞中皆成平畴,望见西北石山,横列于前,共八里,循南界石峰之麓,于是与西北石山又夹而成东西坞,路由其中,转向西行,逾一横亘土脊,则此小水之分界也。由此西望,则羊角山湾竖于两界之中,此叱石之最大者也。又西二里,抵德胜镇之东营。时尚下午,候营目不至,遂自饮而食。既饭,欲往河池所,问相去尚五里。问韦家山、街南金刚山。袁家山、街北狮子洞。莲花塘,诸俱在德胜。遂散步镇间,还宿于东营。是日下午已霁,余以为久晴兆,及中夜,雨复作。

十二日晨起饭毕,而雨不止。令顾奴押营夫担行李,先往德胜西营。余入德胜东巷门,一里,折而北,半里抵北山下,袁家山。过观音庵不入,由庵左自庵登山,有洞在山椒,其门南向,高约五丈,后有巨柱中屏,穿东西隙,俱可入,则稍下而暗。余先读观音庵碑云:“庵后为狮子洞。”故知此洞为狮子。又闻之士人云:“袁家山有洞,深透

山后。”窥此洞深杳，亦必此山。时洞外雨潺潺，山顶有玉皇阁，欲上索炬入洞，而阁僧适下山，其中无人。乃令随夫王贵下观音庵索炬。余持伞登山，石磴曲缀石崖间，甚峻，数曲而上，则阁上为僧所扃，阁下置薪可为炬。余亟取之，投崖下。历崖两层，见两僧在洞口，余疑为上玉皇阁僧也，及至，则随夫亦在焉。僧乃观音庵者，一曰禅一，一曰映玉，乃奉主僧满室命以茶来迎，且导余入洞者。遂同之，更取前投崖下薪，多束炬入。遂由屏柱东隙，又北进数丈，则洞遂高拓，中有擎天柱、犀牛、望月、莺嘴、石船诸名状。更东折数丈，则北面有光熠熠自上倒影，以为此出洞之所也；然东去，尚有道杳黑，乃益张炬东觅之，又若五丈而止。乃仍北去，向明而投抵其下，则悬石嵒岨，光透其上，如数月并引。余疑，将扳石以登，忽有平峡绕其左而转，遂北透出其门北向，又在前所望透明之下也。出洞，南向攀丛崖而上，则石萼攒沓，如从莲花簇瓣上行，缘透明穴外过，又如垂帘隔幕也。南向上山顶，遂从玉皇阁后人，则阁僧已归。登阁凭眺，则德胜千家鳞次，众峰排簇，尽在目中也。乃从二导僧下山，折登石崖间，凡数曲下，出过狮子洞前，下入观音庵，谢满室而别。遂出南半里，过德胜街，其街东、西二里余。街方墟集为市。雨中截街而南，又半里抵韦家山。从山之西麓扳级而登，崖悬峡转，有树倒垂其上，如虬龙舞空；上有别柯，从岩门横架巨树之杪，合而为一，同为纠连翔坠之势。其横架处，独枝体穿漏，剜空剔窍，似雕镂成之者。岩门在上下削崖间，其门西向，前瞰树杪，就隘为门，前有小台石横卧崖端，若栏之护险。再上，有观音阁当洞门，由其右入洞，洞分两支：一从阁后东向入，转而南，遂暗，秉炬穷之，五丈而止，无他窔也；一从阁西东向入，下一级，转而北，亦暗，秉炬穷之，十丈而止，亦无他窔也。大抵此洞虽嵌空，而实无深处，不若狮子洞之直透山后。然狮子胜在中通，而此洞胜在外嵌，凭虚临深，上下削崖，离披掩映，此为胜绝矣。观音阁之左，为僧卧龕，上下皆峭岩，僧以竹扉外障，而南尽处余隙丈余，亦若台榭空悬，僧亦将并障。余劝其横木余前，栏而不障以临眺。僧从之。此僧本停锡，未几，传闻此洞亦深透于后，正欲一穷，余以钱畀之，令多置

火炬以从。其僧欣然。时有广东客二人闻之，亦追随入，及入而遍索，竟无深透之穴，乃止。洞门下悬级之端，亦有一门，入之，深不过四丈，而又甚狭，遂下山，山下雨犹潺潺也。仍半里，出德胜街之中，随街西向行，过分司前。向有二府，今裁革。以河池州同摄镇事。又一里，出德胜西街门，又西一里，有营在路北，是为德胜营。往问行李，又挑而送至河池所矣。仍出，至大路，稍西，遂从歧南过一小溪，半里，平原中乱石丛簇，分裂不一，中有渚水一泓，澄无片草，石尖之上，亦有跨树盘络，如香山寺石片，更稠密，间以潭渚，尤奇。潭西又有一石峡，内亦渚水，想下与潭通。其上则石分峡转，不一其胜也。其南有石独高而巨，僧结茅于上，是为莲花庵。门就石隙，东、西、北俱小流环之，地较香山幽丽特绝。峡水之西，又有古庙三楹，扃而无人。前有庵已半圯，有木几巨凳满其内，而竟无栖守。石虚云冷，为之怆然。乃返。北出大路，又西过一石梁，其下水颇小，自北而南，又东环莲花庵之东，又西绕其前而南去，此乃南入南江之流也。又西经一古台门，则路俱砖甃，而旁舍寥落，不若德胜矣。又西一里，入河池所东门。所有砖城，中开四门，而所署倾尽，居舍无几，则戊午岁凶，为寇所焚劫，荡为草莽也。德胜镇皆客民，雇东兰、那地土兵守御，得保无虞，而此城军士，反不能御，而受燹。担停于所西军舍，秽陋不堪，乃易衣履至东街叩杜实征，不在舍，返寓，之东门，实征引至其书室，则所土阜上福山庵后楹也。庵僧穷甚，无薪以炊，仍炊于军家，移食于庵，并行李移入。下午，令顾仆及随夫，以书及军符白管所挥使刘君，适他出，抵暮归曰：“当即奉叩，以晚，须凌晨至也。”所城与所后福山寺，皆永乐中使雷春所创，乃往孟英山开矿者。

十三日 晨起欲谒刘君，方往市觅柬，而刘已先至。刘名弘勋，号梦予。馈程甚腆，余止收其米、肉二种。已而柬至，乃答拜其署，乃新覆茅成之者。商所适道，刘君曰：“南丹路大而远，第土官家乱，九年冬，土官莫极因母诞，其弟妇入贺，奸之，乃第三弟妻也。于是与第四弟皆不平，同作乱。极遁于那地。后下司即独山之烂土司，向为南丹所苦，十年九月间，亦乘机报愤，其地大乱，两弟借下司万人围南

丹，极以那地兵来援，其三弟走思恩县，四弟走上司，极乃返州治。十二月，收本州兵执三弟于思恩而囚之。今年春，郡遣戚指挥往其州，与之调解，三弟得不死，而四弟之在上司者，犹各眈眈也。下司路不通；由荔波行，路近而山险，瑶僮时出没。思恩西界有河背岭，极高峻，为畏途，竟日无人。西抵茅滥而后入荔波境，始可起夫去。但此路须众人，乃行。”先是，戚指挥以护送牌惠余曰：“如由荔波，令目军房玉洁送。”盖荔波诸土蛮素慑服于戚，而房乃其影，尝包送客货往来。刘君命房至，新谕之送，房唯唯，而实无行意，将以索重贿也。

从署中望北山岩，如屏端嵌一粟。既出欲游北山，有王君以柬来拜，名冕，号宪周。且为刘君致留款意。已而刘君以柬来招余，乃不游北岩而酌于刘署。同酌者为王宪周、杜实征及实征之兄杜体乾，皆河池所学生也。曾生独后至，席间实征言其岳陈梦熊将往南丹，曰：“此地独耻夫难，若同之行，当无宵人之警。”刘君命童子往招之，不至。余持两端，心惑焉。

十四日 以月忌，姑缓陈君行。余卜之，则南丹吉而荔波有阻。及再占，又取荔波。余惑终不解。乃出北门，为北山之游。北山者，在城北一里余。拾级而上者，亦几一里。削崖三层，而置佛宇于二层之上、上层之下。出北门，先由平壑行，不半里，有乱石耸出路隅，为门为标，为屏为梁，为笋为芝，奇秀不一，更巧于莲花塘、香山寺者。又北几一里，北向陟山，危磴倚云崖而上，曲折亦几一里。进隘门，有殿宇三楹，僧以索食，先下掩其扉，自下望之，以为不得入矣，及排之，则掩而不扃也。入其中，上扁为“云深阁”，右扁有记一篇，乃春元董其英者。即所中人。言尝读书此中，觅阁东音石，为置茅亭。今从庵来觅亭址，不可得。而庵之西凌削崖而去，上下皆绝壁，而丝路若痕，已从绝壁下汇水一坎，乃凿堰而壅，壅者有滴沥，从倒崖垂下汇之，以供晨餐而已。庵无他奇异，惟临深凭远，眺揽甚遥，南望多灵山在第二重石峰之外，正当庵前。西之羊角山，东之韦家山，则庵下东、西两标也。徒倚久之，仍下山至所城北门外，东循大路行，已歧而东北，共一里，入寿山寺。乱石一区，水纵横汇其中，从石巔构室三四处，以奉